

“种族”解读的盲区

——脱欧小说《秋》中的阶级维度

梁晓晖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2016年英国脱欧派在全民公投中胜出后,英国各界充斥着“脱欧派怀有种族主义”的批评之声。尤其是针对脱欧小说代表作《秋》,评论界普遍认为作品所描写的脱欧乱局源于英国人的排外心理,其中的“围栏”现象、“护照”事件体现了英国下层人士的种族歧视。本文借鉴物理论有关“物”与“物体”的差异,对《秋》中之物进行研读,澄清评论界有关作品中“种族主义”的误读,阐明这种误读所掩盖的阶级维度。

关键词:《秋》;脱欧小说;物理论;种族主义;阶级维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4-0056-08

2016年,英国脱欧派在全民公投中以52%得票率的微弱优势胜出,这一意外结果“震惊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体制、学界专家、媒体评论者”^①。2017年起“脱欧小说”“如潮水般涌现”^②。在一众脱欧小说中^③,来自苏格兰作家艾丽·史密斯(Ali Smith, 1962—)的《秋》(Autumn, 2016)尤受关注,被誉为“首部意义非凡的脱欧小说”^④、脱欧小说“杰作”^⑤、堪称“卓越的文学成就”^⑥。影响甚广的脱欧文学论文集《脱欧与文学:批评与文化反响》(2018)更是对《秋》赞誉有加^⑦。在评论界对《秋》的探讨中,除韦利(Wally)对《秋》的研究涉及阶级议题之外,认为作品关注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脱欧乱局中的身份危机^⑧,大多评论均围绕种族议题展开,认为《秋》展现了英格兰乱局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收稿日期:2024-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4AWW009)

作者简介:梁晓晖(1970—),女,天津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认知诗学研究。

①Dobrogoszcz, Tomasz. “Are We In This Together?: The Polarisation of th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Otherness in Ali Smith’s Seasonal Quartet”, *Porównania*, 2021, 30 (3): 137–154.

②Spencer, Katie. “Literature Goes Brexit: EU Vote Prompts Writers to Tackle Issue”, *Sky News*. <http://news.sky.com/story/literaturegoes-brexit-eu-vote-prompts-writers-to-tackle-issue-10807458>.

③有关公投准备期英国政治问题见A.L. Kennedy的 *Serious Sweet* (2016), Jonathan Coe的 *Number 11* (2015),有关脱欧恶果见Jon McGregor的 *Reservoir 13* (2017), Amanda Craig的 *The Lie of the Land* (2017)。讽刺脱欧前后政治交易见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父亲Johnson的 *Kompromat* (2017),多部忧虑英国脱欧后走向的政治异托邦小说:Heinz Helle的 *Euphoria* (2017) Mark Billingham的 *Love Like Blood* (2017), Douglas Board的 *Time of Lies* (2017)。

④Robert Eagleston.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20,36.

⑤Gilbert, Sophie. “Review of Autumn”,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7/02/ali-smithsautumn-is-a-post-brexit-masterpiece/5166.

⑥Alex, Clark. “Writers Unite! The Return of the Protest Novel”,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mar/11/fiction-as-political-protest-can-a-novel-change-the-world.

⑦Robert, Eagleston.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8,31,201.

⑧Wally, Johannes.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Fiction?: An Analysis of Howard Jacobson’s *Pussy* (2017) and Ali Smith’s *Autumn* (2016) as First Reactions to the Phenomena ‘Donald Trump’ and ‘Brexit’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AA: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018, 43(1): 63–86.

的脱欧派”的“种族主义”^①。然而,在这些基于留欧派立场、将脱欧归结为种族歧视的评论声中,那个占据总票数52%的脱欧派的声音却鲜被问津。而脱欧派的选择是否真的仅仅源于种族歧视?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就此提醒道,简单用种族问题解释脱欧群体复杂的经济、政治诉求,并用受教育程度低来贬损工人阶级的投票选择,是将“下层阶级原始化的典型案例”^②。欲管窥脱欧派的真正意图,需对引发评论界热议的《秋》这一脱欧文学代表作进行重新解读,以对当下均质化的脱欧文学评论进行重新审视。本文试图逐一探问:《秋》的种族误读反映了评论家的何种思维?评论家因何形成此种思维?《秋》的作者真正的创作旨归究竟何在?

一、作为种族标签的围栏误读

《秋》以双层叙事、交错时间,在现实层讲述了一名30岁的伦敦艺术史女讲师伊丽萨白(Elisabeth)与来自德国的百岁邻居格鲁克(Gluck)先生之间的忘年情谊,在遐想层回顾了二人20世纪90年代结下的友谊和格鲁克于20世纪60年代对英国女画家波林·波提(Pauline Boty)的情感迷恋,其间充斥了英国脱欧后的城乡状况,还穿插了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风尚。有关《秋》的评论多围绕作品中的两个“物”来展开分析,一是伊丽萨白去诺福克乡村邮局所申办的护照,二是她在田野散步时所见的围栏(fence)。邮局办事员因伊丽萨白的名字不符合英国的通行拼法而要求其核对,被认定有歧视外族人士的嫌疑;田野中的围栏在增加,等同于当地人排斥外族人的心理在增强^③。于是“护照”与“围栏”都被当作种族主义的载体,成为众多评论将《秋》归为反种族主义作品的“物证”。

2001年,布朗(Brown)奠定了物理论的基础;2009年,特伦特曼(Trentmann)宣布,“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话语与符号转向后,生活的物质性材料”带来了“物转向”,形成对20世纪80、90年代以话语化、文本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的反拔^④。但是,物的研究需区分两个基本概念,即物体/客体(object)^⑤与物(thing)。可以说,“21世纪物质文化研究的焦点就是物体/客体与物之间的概念冲突^⑥。物体/客体存在于与主体的关系之中^⑦;而物存在于主体的思维、身体、凝视之外”^⑧。容易让人忽略的是,评论家对“护照”“围栏”的解读,只是将其视作物体,即将其限定于与评论者或视角人物特定思维的关系之中,而忽视了其作为物的独立特征。那么广泛存在于评论界的这种特定思维所向为何?这是厘清当前有关《秋》的种族误读的关键。

相比于护照,围栏因具“分隔”功能,成为众多脱欧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物体^⑨。著名后殖民小说家扎伊·史密斯就以“围栏:脱欧日记”(Fences: A Brexit Diary, 2016)为题,描写英国当下各种族间的隔离状态。而评论界普遍认为:“围栏的建立是《秋》的核心”^⑩,“是将移民与社会隔开的工具”,“是疏远与隔离的标志”^⑪,并引用史密斯撰写的日记来佐证自己的论述。但不容忽视的是,扎伊·史密斯笔下的

^①参见 Eagleston, Robert.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8; Heidemann, Birte. “The Brexit within: Mapping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0, 56(5): 676–688; Yıldız, Fırat. “Alien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Ali Smith’s Autumn”, *Edebi Eleştiri Dergisi* C V, S II, s, 2021: 420; Dobrogoszcz, Tomasz. “Are We In This Together?: The Polarisation of th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Marginalisation of Otherness in Ali Smith’s Seasonal Quartet”, *Porównania*, 2021, 30(3): 137–154.

^②Žižek, Slavoj. *The Courage of Hopelessness: Chronicles of a Year of Acting Dangerously*. London: Allen Lane, 2017, p.227.

^③参见 Robert Eagleston.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17; Heidemann, Birte. “The Brexit within: Mapping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0, 56(3): 676–688.

^④Trentmann, Frank. “Materiality in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ing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09, 48(2): 283–307.

^⑤下文将按行文的需要将object译为物体或者客体或者物体/客体。

^⑥Brückner, Martin. “The Place of Objects and Things in the Age of Materiality”, *Open Cultural Studies* 2019, 3(1): 494–502.

^⑦Brückner, Martin. “The Place of Objects and Things in the Age of Materiality”, *Open Cultural Studies* 2019, 3(1): 494–502.

^⑧Brückner, Martin. “The Place of Objects and Things in the Age of Materiality”, *Open Cultural Studies*, 2009, 3(1): 494–502.

^⑨Yıldız, Fırat. “Alien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Ali Smith’s Autumn”, *Edebi Eleştiri Dergisi* C V, S II, 2021:420–428.

^⑩Robert Eagleston.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20.

^⑪Yıldız, Fırat. “Alien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Ali Smith’s Autumn”, *Edebi Eleştiri Dergisi* C V, S II, 2021: 420–428.

围栏是隐喻性的,是指居住于伦敦的不同种族人群的社会阶层分隔状态。而艾丽·史密斯笔下的围栏却是乡间田野中的物理存在,这些围栏未必就是种族隔离的标志。

事实上,围栏最早出现在16世纪初的英国农庄之间,并显见于16到19世纪与圈地运动有关的文献之中。当时贵族们将公共用地或农民土地圈起,防止牲畜外逃或外人潜入,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可见,围栏始于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而这种压迫贯穿于英国的整个近、现代史。田野里的围栏绝非种族标志,它们实则是阶级标志。《秋》的评论大肆渲染“围栏竟然是电线(wire)做的”^①,认为这种材质增加了种族隔离的意味^②。但《牛津字典》显示,围栏原本就是用木头或电线所做。《秋》的评论者统一将乡村田野中的围栏误读为种族隔离的标签,这或因某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所限。那么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有何特征?

事实上,已有英国学者察觉到:当下的文学作品与评论普遍存在“将种族当作卖点兜售”之嫌^③,究其缘由,当代英国文学作品的诸多评论,无论是针对本土作家还是族裔作家,都受到后殖民思潮的影响。对前者的分析普遍认为“英国的民族化是后殖民的产物”^④,故需纳入“后殖民理论框架”^⑤。对族裔作家的分析更是以全球后殖民浪潮为思考框架。《秋》的评论也不例外,评论界对“围栏”的种族误读,明显具有英国评论界刻意强化的后殖民思维框架。

近年来,英国各界精英不断声讨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存在种族歧视,主要源于后殖民思潮的思维框架。轰动一时的“你从哪里来”事件即为一例。2022年圣诞前夕,伦敦黑人慈善总裁富拉尼(Ngozi Fulani)女士来到白金汉宫。毕生为女王作迎宾员的赫西(Susan Hussey)女士前来迎接并询问她从哪里来,富拉尼的回答是伦敦。但因其身着夸张的非洲民族服装,赫西又追问一句“你原本是从哪里来的”,结果富拉尼几分钟之内在各大网站发表了长篇檄文,宣布自己“被种族主义者野蛮地对待”了,赫西事后只得向皇室引咎辞职。之后竟是一位非裔记者为赫西申辩:一位迎宾员的工作就是需问清来宾的文化出身以供皇室接待时参考,而富拉尼作为生在伦敦的非洲二代如此着装,存在有意误导之嫌。记者认为“指责者是典型的美国风格的种族理论批评家”,呼吁大家“不要轻易以种族主义作为结论”^⑥。

俨然,种族已成为后殖民思潮所标榜的标签,贴上它就能拥有所谓的“政治正确”立场。“你从哪里来”事件并非孤例,更有甚者,近年来英国顶级高校教授普遍反映,需在数学课上加倍小心,若列举的数学家的种族不够多元,则会被控有种族主义之嫌^⑦。后殖民思潮中,在保护有色人种的正当权利之时,富拉尼们的指控也需甄别。那么英国各界为何如此强化种族标签?他们在凸显种族关系之时,是否在掩盖某种其他社会关系?

二、护照情节背后的阶级分野

如果说围栏被误读为种族标签,反映出评论者受后殖民思潮影响的思维框架,那么,将护照与种族歧视相关联,则展现出评论者形成这种思维框架的缘由。米勒(Miller)强调,我们研究物体时不应只针对物体的意义,还应思考“是什么标准使我们选择主体与物体的某种关系”作为研究重点^⑧。那么《秋》

^①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59.

^②Robert Eagleston. *Brexit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and Cultural Respo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17.

^③Westall, Claire, Michael Gardiner. *Literature of an Independent England Revisions of England, Englishnes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8.

^④Westall Claire, Michael Gardiner. *Literature of an Independent England Revisions of England, Englishnes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2.

^⑤Westall Claire, Michael Gardiner. *Literature of an Independent England Revisions of England, Englishness, and English Literature*.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166.

^⑥Krakue, Esther. “Why It’s Valid to Ask Where Ngozi Fulani is Really from”,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2/12/16/why-valid-ask-where-ngozi-fulani-really/>.

^⑦Smith, Louisa Clarence. “We are Too Scared to Challenge ‘Decolonisation’ of Maths Curriculum, Top Professors Warn”, <https://uk.news.yahoo.com>.

^⑧Miller, Daniel.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London: UCL Press, 1998, p.14.

的评论者将护照作为种族歧视的物证，是否另有隐情？

在护照情节中，办事员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名字拼写。因为英国人名是 Elizabeth 而非 Elisabeth，办事员问她是否为外国人，但办事员核对信息后已确认她为英国人，二者的沟通属例行的核对程序。英国人素以办事教条著称，且办事员核对后已告知伊丽萨白，旧护照与新表格上的名字拼写一致，这点已不成问题。但针对办事员的结论，伊丽萨白竟讽刺道，“很令你惊奇”，这才引发办事员“别挖苦人”^①的回应。伊丽萨白显然有着后殖民思维框架，迅速从以上交流中得出办事员歧视外国人的结论，这或与其攻读艺术史博士期间受过文艺理论训练有关。

二是办事员发现伊丽萨白提供的新照片比护照贴口尺寸大了三分之一，于是提醒她去指定照相馆重拍，对此伊丽萨白极为恼火。为缓和气氛，办事员问她是“外出旅游吗？”^②。多数人申办护照确为国际旅行之需，多余的问话显然是为拉近关系。但伊丽萨白继续对办事员进行责难。为使这场莫名其妙的争端得以持续，以凸显伊丽萨白对潜在种族歧视的反抗，作者让伊丽萨白未按要求去拍照，而是带着不合要求的新照片重返邮局，结果办事员只得与同事商讨是否让她勉强过关。任何在英国邮局办理过事务的人，都会了解办事员的细致认真，这位办事员解释道，(新)“照片有问题[……]头发盖住了脸部[……]眼睛太小了”^③，即新照片因头发的遮挡使眼睛露出的部分不足。办事员再次建议她到指定照相馆重拍。对此伊丽萨白挑战道：你们邮局是否与这家照相馆有合约！更有甚者，办事员针对的是照片细节，但伊丽萨白却偷换概念，痛斥道：“我的头发长错了，我的眼睛长得完全不是地方。”^④将照片上的头发、眼睛这些“物体再现”(representation of object)与脸部的实际“物体”(object)进行混淆，虽使争端得以延续，也使这场来自“高等教育群体”的大学高级讲师与来自“教育层次较低群体”的办事员的对话，陷入不对等境地。通常，邮局办事员较为富有，但仍属工人阶级^⑤。在这段对话中，伊丽萨白的指责不但毫无缘由，且隐含着阶级蔑视。但伊丽萨白将护照情节视作种族歧视，同时评论者纷纷将这一情节解读为种族歧视，这是后殖民思维下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其中实则隐藏着阶级纠纷，即护照蕴含阶级意旨。

这种以种族标签掩盖阶级矛盾的做法，充斥于《秋》及其他脱欧小说的评论之中。例如，海德曼(Heidemann)在评论《秋》与另一部脱欧小说《土地之谎》(Craig 2017)时，竟把从伦敦搬到乡下的英国本土白人称作“伦敦难民”，并宣称其遭受到了乡村英国白人的歧视，以此证明英国内部的分裂源于种族主义^⑥，尽管这里根本不牵扯不同种族，只牵扯两个群体间不同的经济利益或阶级立场。另外，知名学者麦克里奥德(McLeod)在评论脱欧小说时，也强调其后殖民属性，并从小说情节分析出现实中的脱欧三方群像图：第一方是白人精英，第二方为“充满种族歧视”的下层白人，第三方为“老实肯干的移民”^⑦。文中他集中分析第二方与第三方的种族对峙，却漠视第一方与第二方的阶级矛盾。《秋》中的人物刻画似乎也符合这种分类，伊丽萨白接近第一方，乡村办事员为第二方，那些被伊丽萨白同情的移民为第三方。值得注意的是，与麦克里奥德类似，《秋》的评论者们漠视伊丽萨白与乡村办事员的阶级差异，只大肆宣扬乡村办事员与第三方之间存在潜在的种族对峙。

以上评论者都以种族标签掩盖了阶级矛盾。当办事员问到伊丽萨白何时旅行时，这位大学高级讲师当即对办事员进行了后殖民式的种族歧视批判。但是，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的伊丽萨白以及评论者

^①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22.

^②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24.

^③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107–108.

^④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109.

^⑤Savage, Mike. “A New Model of Social Class? Findings from the BBC’s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xperi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47(2):219–250.

^⑥Heidemann, Birte. “The Brexit within: Mapping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0, 56(5): 676–688.

^⑦McLeod, John. “Warning Signs: 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Brexit”,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0, 56(5): 607–620.

们并未去了解,办事员是否会因出国旅行而办理护照。事实上,近年来英国经济极度萧条,工人阶级一般难以支付国际旅行的费用。出国办理护照已成当下英国中产阶级财务自由和旅行自由的标志。但为了模糊伊丽莎白的阶级身份,作者史密斯特意交代,这位拥有伦敦某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的高级讲师与其任职高校签署的不是终身教职,而是“非固定授课时长的非固定合同”^①。但这不影响这位穿行于伦敦与乡间的艺术史研究者对邮局办事员的傲慢态度与无端指责。而那些以乡村邮局办事员为代表的白人工人阶级,因未被归为有色人种,其心声是无法被极富影响力的后殖民思维代言的。已有学者开始呼吁,去关注那些处于“后殖民理论框架外的所谓具有仇外心理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②,因为种族已成为掩盖阶级矛盾的屏障。

可悲的是,用种族标签来掩盖阶级矛盾,不只出现在引导舆论走向的评论家的言论中,也出现在决定政策走向的政客口中。在布朗首相为竞选连任去民间拉票时,遇到一位66岁的白人妇女杜菲。杜菲失去丈夫后独自抚养残疾儿子和孙子。当她提及东欧人大量涌入英国,影响了儿子的工作机会和孙子的教育机会时,布朗在镜头前做了政策性解释。但回到车上布朗怒斥道,“真可笑,竟然让我见她,这个顽固的女人(bigoted woman)”。但布朗忘了摘掉录音设备,发现媒体在听后,他只得解释说自己是因这位妇女反复提到东欧移民问题才情绪失控。事后杜菲难过地表示,自己支持工党几十年,却因反映真实情况而受辱,决意改投其他党派。但其他党派就会听取她这样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声音吗?

事实上,“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大部分都投了脱欧票”,而留欧派简单将此归结为“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仇外心理与种族主义”^③。有关脱欧民众心理的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调查。部分研究认为:脱欧人群因“受教育程度低”而对移民具有“仇外”心理^④。但也有实证研究提出,上述研究是对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复杂经济、文化、政治压力的漠视,存在阶级歧视^⑤,有简化主义或“概要性实证主义”的倾向^⑥。他们通过对英格兰小镇的工人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这个群体均投了脱欧票或选择了弃权,其中确有对移民导致的医疗挤兑与薪酬下降等问题的不满,但更令其不满的是新工党漠视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⑦。

脱欧绝非只源于种族歧视,更源于阶级压迫。故而,因追求所谓的(种族)多元性而只考虑脱欧选票中的“种族意蕴”,会完全忽视那群并不多元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⑧。透过脱欧小说评论的种族误读,或可体察作品折射的下层阶级对经济压迫的不满。撒切尔为自己培养了布莱尔而感到得意,因为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采取了近似保守党的工人阶级政策。1988年,两党甚至替换了对欧盟的态度,新工党从主张脱欧到力主留欧^⑨。1997年,布莱尔上任后大力推举欧盟项目^⑩,并大量引入移民^⑪,移民的竞争致使生存技能有限的工人阶级利益严重受损,尤其是在住房与工作机会上^⑫。

①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15.

②Trafford, James. *The Empire at Home: Internal Colonies and the End of Britain*. London: Pluto Press, 2021, p.ix.

③Gough, Jamie. “Brexit, Xenophobia and Left Strategy Now”, *Capital & Class*, 2017, 41(2):366-372.

④参见 Zhang Aihua. “New Findings on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K’s Referendum on Leaving the EU”,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2): 304-314; Poutvaara, Panu, Max Friedrich Steinhardt. “Bitterness in Life and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55): 471-490.

⑤Luke Telford, Wistow Jonathan. “Brexit and the Working Class on Teesside: Moving beyond Reductionism”, *Luke Telford Teesside University, UK Capital & Class*, 2020, 44(4): 533-572.

⑥Luke Telford, Wistow Jonathan. “Brexit and the Working Class on Teesside: Moving beyond Reductionism”, *Luke Telford Teesside University, UK Capital & Class*, 2020, 44(4): 533-572.

⑦Luke Telford, Wistow Jonathan. “Brexit and the Working Class on Teesside: Moving beyond Reductionism”, *Luke Telford Teesside University, UK Capital & Class*, 2020, 44(4): 533-572.

⑧Burrel, Kathy, Perter Hopkins. “Introduction: Brexit, Race and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2019, 37 (1): 4-7.

⑨Reynolds, David. *Island Stories: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p.86.

⑩Reynolds, David. *Island Stories: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p.88.

⑪Reynolds, David. *Island Stories: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p.89.

⑫Luke Telford, Wistow Jonathan. “Brexit and the Working Class on Teesside: Moving beyond Reductionism”, *Luke Telford Teesside University, UK Capital & Class*, 2020, 44(4): 533-572.

近年来,英国合法移民每年以英国总人口 1% 的速度增长,相当于每年增加英国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数量,导致英国公共卫生系统濒临瘫痪^①。但各界精英们不会受到这些低端医疗延误、低端住房挤兑和低端岗位降薪的影响。如果白人工人阶级提出的基本诉求,都被精英阶层批驳为种族主义,那么对于英国目前的分裂状况,这些以种族歧视之名来无视工人阶级心声的人士也难辞其咎。

三、拼贴画蕴含的创作旨归

如果说《秋》的评论多以种族问题掩盖阶级问题,那么《秋》这部脱欧小说代表作的创作旨归到底为何?这需要研究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物,即 20 世纪 60 年代女画家波提的拼贴画。但这一拼贴画却被众多评论忽略,究其缘由,应是拼贴画之含义从未进入主体——无论是人物还是评论者——的思维框架。波提是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前卫派画家,不幸因病早逝。她以元素拼接的拼贴画,即“将照片、报纸片段、绳索贴在画布表面的抽象艺术”^②,展现女性的主体经验和对男性世界的批判。格鲁克是一位艺术史家,遇到波提后将其视作挚爱。晚年他成为伊丽萨白母亲的邻居,偶尔帮助照看伊丽萨白。当母亲追问平时与布鲁克的聊天内容时,伊丽萨白回答,“他给我讲书和物 (things)”“还有绘画”^③;母亲又追问是什么画时,她回答是“人和物(的画)”^④。可见,与围栏、护照不同,凡是与拼接画相关的描述,伊丽萨白都未将其放置于任何思维模型中,而是视作不局限于主体认知体系的“物”。这一对立之“物”,因以其自身特征与主人公的情愫追求、作者的叙事方式遥相呼应,成为小说中最重要的物呈现。通过拼贴画这一小说中的“物”,或可洞悉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

一方面,作品对拼贴画艺术风格的描述贯穿小说始末,呼应了伊丽萨白对自由与多元文化共融的追求情愫。评论认为,史密斯“以话语的碎片”与“视角的变化”,建立了“复调音乐”(polyphony)^⑤,即巴赫金的“杂语”(heteroglossia)^⑥。如基于对护照与围栏的物体呈现,作品所谓“杂语”不过是在后殖民思潮中将不同意见对立起来,而非富有主体间性的多元共融。陈光兴指出,后殖民理论倡导的多元文化,实际以偏执地抨击白人、美化族裔来达到一种殖民认同^⑦。相反,如基于作品对拼贴画中多种元素互相映衬的物想象,那么《秋》则含有对真正多元共融的向往。格鲁克希望伊丽萨白能够更加包容,“将更多的人请到自己的世界中”^⑧,即为此意。

小说开头,11 岁的伊丽萨白就未来要上大学(go to college)与格鲁克长谈,布鲁克纠正说:你要去的不是“college”(大学)而是“collage”(拼贴画),“因为拼贴画这所教育机构让你忘记一切规则,原有时空的前景与背景发生互换,这些技法让已知事物变得新颖而陌生”^⑨。显然,拼贴画是格鲁克向伊丽萨白昭示自由、包容思想的“物”。格鲁克描写了波提的一幅拼贴画作《Vitana》:一个身着泳衣的女子倚在蓝天、圆月之上,画上有人手、植物、帆船和多个不同发色女子的面庞。伊丽萨白受这种不同色彩与元素拼接互衬的影响,成年后开始关注波提的名画《丑闻 63》(Scandal'63)。画中人为当时政治丑闻女主角、被多名政客包养的伦敦女模特克勒(Christine Keeler)。克勒裸体出现在红色背景中,只以一把椅背遮体,头上的蓝色背景浮现出丑闻政客们的头像。小说接近尾声处,伊丽萨白试图探究拼贴画:“这样的艺术通过将物的外部呈现进行转换,用以检视并重估物的呈现。意象的意象(image of an image)意味着从原

①Reynolds, David. *Island Stories: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p.176.

②将 object 译为物体或者客体或者物体/客体。

③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p.78–79.

④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80.

⑤Wally, Johannes.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Fiction?: An Analysis of Howard Jacobson's *Pussy* (2017) and Ali Smith's *Autumn* (2016) as First Reactions to the Phenomena 'Donald Trump' and 'Brexit'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AA: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018, 43(1): 63–86.

⑥Michael Holquist.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 of Texas P, 1981, p.428.

⑦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湾行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5 页。

⑧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109.

⑨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p.71–72.

物中解放,展现出新的客观性。”^①此处,伊丽萨白跳出了对“物体”的主体式评价,转而专注超越主体凝视的“物”的自主性:物本身传递出的不受束缚的解放意义。长大后她选取艺术史专业,专以波提的拼贴画作为博士研究题目。尽管伊丽萨白未能明确表达,但波提以自由与多元共融为旨归的拼贴画,成为她追求的方向。

另一方面,拼贴画的多元风格还与作者的叙事方式呼应。《秋》的叙事形式所属流派,一直是评论者争议的话题。有些评论者因文本遐想层男主人公大段的意识流,将小说风格界定为现代主义^②;有些评论者因作品现实层对脱欧后现实状况的关注,又将其归为现实主义^③;还有评论者认为小说是元现代主义,即以现代主义形式进行政治反思^④;或是后现代主义,即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拼接^⑤。实际上,《秋》的叙事流派难以归类,其特点就是多种流派元素的拼接,这种多元叙事风格与拼贴画的多种元素拼接在风格上同构。

拼贴画的拼贴风格也呼应了作品将三个时代拼接起来的创作手法。小说反复引用经过改写的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⑥。小说后部伊丽萨白全文朗诵《双城记》的开头,并强调这些词语“像魔法一样,瞬间就会发生作用”^⑦。《秋》对《双城记》的引用,将脱欧后的英国状况与狄更斯时代的英帝国类比,凸显了英国当下的后帝国身份,而“重拾帝国辉煌”^⑧恰恰是脱欧的主流口号。另外,《秋》通过布鲁克对波提的爱恋,将当下时局与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政治时局类比,凸显了20世纪60年代及当下英国面对“二战”胜利所带来的民族身份自信遭受冲击时的态度。而脱欧小说恰恰涉及英国的后帝国身份、二战经历塑造的强悍民族身份等多元身份^⑨。历史学家提出,英国政治涉及英格兰的多重身份:英格兰本身、大英帝国、英国不列颠联盟、欧盟、英美国际霸权圈这五个身份^⑩;故而,脱欧以及《秋》所探讨的脱欧动因,不能简单归为种族,更涉及阶级、地域、帝国历史、英美关系、英国四个联盟之间的关系^⑪。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史密斯是苏格兰作家,除博士期间及后期因病搬到更温暖的剑桥,其他时间均生活在苏格兰。她对脱欧派的态度,难免掺杂苏格兰民众的看法:不同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所有选区都投了留欧票^⑫。对于集聚于英格兰与威尔士下层的脱欧派的真正诉求,史密斯作为苏格兰人的态度是不明朗的。当然,并非苏格兰没有穷苦民众,但苏格兰面对政治经济的压力选择了其他宣泄口,包括致力于公投脱英。苏格兰致力于脱英与英格兰民众选择脱欧,逻辑是相通的:反抗特权阶级的压迫^⑬。

通过如此多元的叙事,以及作品涉及的英国多重身份,作者力图从多重视角考量英国当下的脱欧乱

^①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226.

^②Kavenna, Joanna. “Autumn by Ali Smith. Review - a Beautiful, Transient Symphony”, 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oct/12/autumn-ali-smith-review#comments.

^③Adam, Sibyl.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Brexit and Literary Mood in Ali Smith’s *Autumn*”,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2022, 16(1): 60–78.

^④Schrag, Nicole. “Metamodernism and Counterpublics: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Porosity in Ali Smith’s Seasonal Quartet”, *Textual Practice*, 2023, 37(12): 2019–2038.

^⑤Wally, Johannes.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Fiction?: An Analysis of Howard Jacobson’s *Pussy* (2017) and Ali Smith’s *Autumn* (2016) as First Reactions to the Phenomena ‘Donald Trump’ and ‘Brexit’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AA: Arbeiten aus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018, 43(1): 63–86.

^⑥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3.

^⑦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209.

^⑧Hauthal, Janine. “Explaining Brexit.” *Postfaktisches Erzählen*, 2021, p. 300.

^⑨McLeod, John. “Warning Signs: 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Brexit”,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0, 56(5): 607–620.

^⑩Gamble, Andrew. *Betwee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Future of British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0.

^⑪Reynolds, David. *Island Stories: An Unconven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pp.3–10.

^⑫Moore, P. “How Britain Voted”, <https://yougov.co.uk/news/2016/06/27/how-britain-voted/>.

^⑬Luke Telford, Wistow Jonathan. “Brexit and the Working Class on Teesside: Moving beyond Reductionism”, *Luke Telford Teesside University, UK Capital & Class*, 2020, 44(4): 533–572.

局：这需要对英国的多重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多元审视，对自身立场进行全面反思。只有承认不同阶级间的立场差异，接收工人阶级在脱欧问题上的基本诉求，才有可能创造具有主体间性的多元共融。这正是拼贴画传递的真正旨归：解放思维，接纳差异。如布鲁克所言，“这样的绘画给人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也观察自己”^①。但伊丽萨白及其评论者们出于自身的阶级立场，用种族问题遮蔽了脱欧中的阶级问题，未能达到其所努力追求的多元共融。

结语

脱欧乱局中，知识精英与各界精英们压抑了工人阶级的声音，竟使得后者唯一的发声途径是脱欧公投中的一纸选票。脱欧文学最应呈现的状况，脱欧批评最应予以反思的现象，不应只是种族问题，更应是阶级问题。

对阶级问题的沉默，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政治游戏。以法拉格(Nigel Farage)为领导的脱欧党(Brexit Party)利用当下政治未服务于低收入民众的状况，联合保守党将工党打造为精英政党，将“白人工人阶级”建构为“受害者”^②，使其成为反对移民政策和解读种族关系的“工具”^③。大肆抨击所谓的仇外心理，可以掩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④，而这恰恰是当下英国统治阶级刻意营造的局面。反映在《秋》的评论中，则展现为以种族误读作为阶级问题的屏障。

The Blind Spo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ace” : The Class Dimension in the BrexLit Autumn

LIANG 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Brexiters' victory in the UK's 2016 referendum,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criticism that “Brexit supporters harbor racism” across various sectors in the UK.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for the representative Brexit novel *Autumn*. The critical community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chaos of Brexit depicted in the work stemmed from the xenophobic mentality of the British people. The “fence” phenomenon and the “passport” incident reflected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 the lower-class people in the UK. Drawing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 and “object” in Thing Theory, this paper reads the things in *Autumn*, clarifies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racism” in the work by the critical community, and elucidates the class dimension that this misinterpretation conceals.

Key words: *Autumn*, Brexit fiction, Thing Theory, racism, class clash

(责任编辑 曾小明)

①Smith, Ali. *Autumn*. Typeset by Jouve: Hamish Hamilton, 2016, p.160.

②Maronitis, Kostas.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Brexi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Victimhood”, *British Politics*, 2021(16):239–253.

③Maronitis, Kostas.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Brexi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Victimhood”, *British Politics*, 2021(16):246.

④Gough, Jamie. “Brexit, Xenophobia and Left Strategy Now”, *Capital & Class*, 2017, 41(2):316–372.